增修埤雅廣要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六

文物門

謬書類

不識紇字

識紇𢆶字紇紇皆音恨發切而世多呼爲核小說唐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今呼瞎則愈誤矣

不識杕字

李林甫不識杕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本

不識臘字

唐戸部侍郎蕭靈與嚴浚言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浚曰省中有伏獵侍郎者乎

不識草字

張天覺好草書而不工嘗使姪録其所書詩姪問此何字天覺熟視詬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矣冷齋夜話

錯寫獐字

姜度誕子李林甫作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坡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只愁錯

寫弄麞書

安呼霓字

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曰常恐人呼霓作平聲乃五結反耳司馬公曰約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

謬改金根

退之子昶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韓昶以爲誤改根爲銀尚書故實

不辨亥豕

張籍云亥之與豕涇渭莫分魯之與魚淄澠莫

下注云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渡河校之果然

誤認陶陰

簡牘磨滅陶爲陰以東爲宋者多矣

訛云帝虎

字書之訛有寫魯爲魚以帝爲虎

矯書無點

侯景請於高歡曰握兵在遠易生詐僞請異於他者許之與景書背加微點歡疾篤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及遂降梁史

不辨諸孫

郭子儀唐肅宗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以一身繫國安危二十年八子七壻皆列顯官諸孫數十人不能盡辨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與國同休賜名尚父封汾陽郡王諡忠武

僞爲燼書

後周韋孝寬爲南襄州刺史時東魏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僞爲燼書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送於敵營魏果疑道恒故其經略不見用 史

不識盃鐺

陳暄曰何水部眼不識盃鐺而吾口不離瓢杓

陳史

不識韋郎

唐李遺史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往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人有報曰替相公者

韋皐延賞曰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時四濱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詐爲古帖

李邕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爲古帖示邕曰右軍眞跡邕忻然曰是眞物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封氏見聞錄

詐誤類

詐醉臥吐

王允之總角從伯敦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疑已便大吐鳳出敦果照視見臥吐中以爲大醉允之還以敦謀白父舒與王導俱啓明帝 晉

誤謝惠羊

有人謝惠羊者曰損惠蹲鴟蓋平日誤讀芋爲羊也

誤認伯偕

張伯偕陳國人伯偕與弟仲偕貌相類仲妻新

妝畢見伯偕問曰妝好否荅曰我伯偕也妻趍避須臾又見以爲仲偕告之曰向大誤認伯偕爲卿荅曰我固伯偕也風俗通

不識伯淳

范祖禹與陳瑩中論顏子不二過惟程伯淳能之時瑩中不識伯淳乃作責沈文以自責

不識東坡

東坡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罵辱輙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書與之亦

不荅自幸庶幾免矣 回李端敏書

不識司馬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方鉏園左右問馬君所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左右罵之曰何等田奴而稱徽須臾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別傳

妻不識夫

豫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 史

僧識使者

陶侃家僮千餘人甞得胡奴不喜言常黙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所在

弟不識兄

夏馥被誣詔捕之乃變形剪鬚爲冶家傭弟靜過馥不識聞其言聲乃拜之

曾識半面

後應奉字世叔詣袁賀賀時出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而呼之

史

誤授人官

後魏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既而曰朕誤授人官然自應有讓彪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史

誤擢登第

唐鄭熏之典文衡也誤認顏標以爲顏魯公之後擢冠多士時人爲之語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又古詞誤認陶潛作阮郎亦此意也

錯食蟛蜞

蔡謨初渡江見蟛蜞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旣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尙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誤死

誤酌以醯

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嚴强飮而不敢言 順宗記

誤觸響板

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公每扣響板有鸚鵡能言輒傳呼其名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輒傳呼不已公悒悒不樂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

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誤食毛髮

唐甄立言善醫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誤食髮矣令餌雄黃一劑吐一蛇無目燒之有髮氣

誤墨成蠅

曹不興畫屏風誤墨點汙因作成蠅孫權謂是真蠅彈之

妄認生犢

晉王延牛生犢人認之延與之後知妄認犢還

延不復取也與晉宋冲事同

謬認亡馬

後漢卓茂嘗出行有人認亡馬茂知其謬解與之他日馬主别得亡者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史

妄認車牛

劉寛出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叩首謝寛曰物有相類事有脱誤何謝之有

誤持曲禮

後魏祖瑩年十二為中書學生時博士張天尤

講尚書生徒悉集瑩誤持曲禮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二篇不遺一字史

謬丞爲郎

何禎爲許都賦帝詔爲祕書丞主者謬以爲郎月餘禎關事上因吾用爲丞何故爲郎按主者罪遂爲丞文士傳

誑爲浮屠

宋朝俞澹字清老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無錢買祠部公欣然爲買祠部約日祝髮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

僧亦不易爲祠部巳送酒家還債矣公大笑

誤爲通印

閩中莆田有通應祠俗誤以爲通印荆公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豈有所稽耶唐史

詐市人馬

後魏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以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者逃去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密察市中有二人忻然曰無復憂矣執問之悉獲其黨史

誑認壻失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及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因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牛質所從來婦家遽曰此壻家牛卽撤蒙曰可以牛還壻婦家叩頭伏罪元武吏大懾

裴子雲斷李進牛還其甥王進事亦同

誤告奪貲

後孫奮富而性吝梁冀遺之馬乘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誣告奮死於獄悉

没其資財億七十餘萬 史

許漢王車

項羽圍漢王急將軍紀信請誑楚詐乘漢王車黄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稱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燒殺信

誤中副車

張良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爲鐵椎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佯待楚使

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不聽所言亞父疽發背死

僞望昭陵

塟文德皇后於昭陵帝念后不已塟中作層觀以望昭陵甞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高祖陵也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

之毀觀　證本傳

詭言餉鮓

齊王瑩與謝超宗交惡瑩父茂請超宗設臠肥精白鮑美鮓茂問那此佳味超宗詭言瑩見餉茂大忿上言供養不足坐免郡　史

誤擘假榴

名妓有從良者嘗召入值夜宴時飾假榴厕飣核妓誤捉其一將擘之左右盧胡妓知其陋已也少頃復引取之左右曰此不可食懷之何爲妓曰榴房多子外人獲之將以爲宜男之瑞也

由是左右競取之盤飣爲之一空

誤持人金

漢直不疑爲郎有同舍郎誤持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同舍歸金亡金郎大慙本

誤持人袴

後陳重舉孝廉爲郎同舍郎告歸寧者誤持隣舍袴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重市袴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漢史

誤鳴進鼓

晉桓温伐蜀蜀參軍戰沒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蜀衆大潰李勢遂降 史

詭答兵仗

宋領琛爲庫部郎時伐魏大敗委棄兵仗武庫爲空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帝初悔失問後甚善琛對 史

詐疾得疾

五代唐王建立以宰相判三司願解三司稱疾明宗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出爲平盧節度

不辨牝牡

伯樂薦九方皐於秦繆公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牝而黃往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牝牡物色不能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皐之所相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麄取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良馬 列子

不辨雌雄

詩云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蓋烏質黑而羣處難辨也

隱語類

曹碑八字

蔡邕題曹娥碑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楊修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虀臼受辛也辭字蓋隱語也是謂絕妙好辭四字

孤館四字

二一七 二

唐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對後丁晉公見之曰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

樸兒爪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博異志

招飲八字

有遺書招客飲者曰板戶公堂斫脚露丧其人答云班犬良賦趍龜飢肚古今詩格注云板戶木門閑字公堂官舍館字斫脚斬足蹩字露丧尸出屈字謂閑館蹩屈也班犬文苟敬字良賦尚田當字趍龜走卜赴字飢肚欠食飲字謂敬當赴飲也

雷書四字

雷擊一販糴者措其尸于柳下自而書之其文
㕣口厸八若是人莫能識須臾黑雲籠樹震聲
復作觀其書更添一長畫直貫於中乃知米中
半水四字也

門題活字

楊修爲魏武主簿創第作門榜於相國魏武題
門作活字修即毀之曰門中活是爲闊字嫌門
大也

門題鳳字

嵇康與呂安善後來值康不在子嵇喜延之不

入安題門上鳳字而去喜以爲欣不覺識其爲凡鳥也

辨巳酉字

裴晉公征吳元濟發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巳酉乎果然宣室志

題絲絡字

張昌儀恃易之之寵而奢溢有題其門曰一鉤絲能得幾日絡昌儀書其下云一日即足無何禍及嘉話

市呼布字

呂布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乎後布趣兵斬卓史

呼八人字

翟乾曜天師大呼於夔州市曰今夕有八人過可善待之是夕遺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乃火字也雜俎

避馬凉字

黃冠以符術呪桃木言休咎有士子扣之曰來歲春科詔與賢敢問甲魁荅云馬凉及榜動乃

馮京也士復扣之乃曰天榜未動機不敢泄故以馮點移置京旁寔避之也

書點檢字

五代周世宗一日在文書中拾得一木簡上書云點檢作天子此時張永德任點檢世宗遂換去永德敎趙匡胤代替後竟受禪是爲宋太祖皇帝

改貨泉字

王莽造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簒位以劉字卯金刀也乃禁剛卯金刀之利不得行罷錯刀契

刀五銖錢等更作寳貨曰貨布貨泉人以其字

白水眞人時劉秀竟從白水起

改廣明字

唐僖宗改元廣明元年相字者曰有一人自厓

下出來姓黃氏左足踏日右足踏月自此天下

被擾去也是年黃巢果入長安

詩謎子

半烟半雨溪橋外閒杏閒桃山館中解得離人

無限意千絲萬緒惹春風時謂之柳謎子也但

存心裏正毋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

時磨詩也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末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同遊詩也凡類是者尚多皆詩之隱體也茲復有含物而隱言者語雖鄙諺亦可以資閑中一笑遂錄一二贅于字書之末

書註

大的不會說小的小的尋常說大的若還要大的意仔細還的問小的

字點

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

蛛網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

箸謎

行則同行止則同止搬口弄舌死而後已

棹跋

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爲汝平

布瑕

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纒縛見性始分明

敗弓

爭帝圖王勢已傾無杷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

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恥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藥名

草鋪橫野六七里遠志笛弄晚風三四聲羌活

歸來飽飯黃昏後杜仲不脫簑衣臥月明草果

曆本

外頭黃裏頭白兩頭冷中間熱看時有節摸時

無節

井謎

東頭對西頭南頭對北頭頭頭對頭頭四十八

箇頭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羣臣飲酣帝舉卮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越城王勰對曰是習字 伽藍記

占算類

占鼎云舟

孔子使子貢往外未來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鼎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詰朝子貢至

長安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成都賣卜

前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少城纔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今有支機石存焉

錢塘醉臥

何中正初及第聞郭從周精卜求占從周贈詩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

色潑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後以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出秦州改杭州卒　翰苑名談

合膏封簡

風角者觀四隅之風而占之也後段翳善風角占有一生從學辭歸翳爲之合膏封簡書有急發之生至葭萌爭渡吏撾破從者頭生開封曰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膏裹之生乃還卒其業又張子信亦善風角占

書版索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遺妻子曰後五年有詔

使來姓龔負吾金以版上書之至期妻賫版詣使者使者惘然乃取蓍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待大平知吾善易爾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備要

市鷄得奴

唐杜生善易有亡奴者生曰見進鷄使者可市其一即得奴矣果遇使者得一鷄忽亡飛集灌莽上取之獲奴 史

負粟求卜

後魏顏惡來妙於易遊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凡七人皆不能中而强索其粟惡來尤之卜者曰君能卜何不爲卜之顏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姙身已七月矣昨汲井忽聞胎聲顏曰十月三十日生一男子卜者驚服史

占五色雀

崔信明五月五日中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備集于庭樹鳴聲清亮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文之盛也雀有文

采此兒必文采聲名播天下雀形旣小祿位殆不高矣及長博學强記下筆成章而官果不達

雀銜三鮎

後楊震字伯起甞客居於湖有雀銜三鮎魚飛集講堂前取魚進曰蛇鮎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居台輔

庭樹鵲鬬

北齊張子信善風角奚永終同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墮子信曰有口舌事勑喚亦不可往是夜瑯琊王五使召辭之詰朝難作史

坐壞竹牀

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坐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孝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仇池筆記

嵩眞術算

嵩眞善算術眞自算年七十三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及終乃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見眞多下一算慮別有旨果差一日有遺恨矣西京雜記

和璞心算

邢和璞善心算房琯求算終身之事和璞曰公之病起於魚餐其木材用龜茲之板後皆悉驗

雜録

發椽着瓦

魏管輅爲人卜盜鹿曰是汝東巷第三家也可取一瓦子窰發其屋東第七椽着瓦其上其夜盜父病頭痛亦來卜輅爲發之盜具服輅令擔皮肉還故處病自差窰數鹿主舉椽棄瓦史

視塜得牛

魏管輅鄰婦失牛輅卜之令視諸丘塜果得牛

史

失馬作膾

隋楊醜善易有失馬者來卜醜曰向西市布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便當得馬矣其人如敎須臾一人牽所失馬至擒之史

筮易得姓

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水濱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乃姓陸名羽字鴻漸

箸算食物

趙達過知故交云乏兼味達取盤中隻筯再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爲無 吳史

箸算囷米

曹元理善算陳廣漢曰有東西二囷米煩算之曹以食箸十數轉云若干不失圭合西囷差三升乃有大鼠可容一升 西京雜記

巧發其中

前李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兒時從其大父

識其處一坐盡驚

覆射類

射篋中棗

上林獻棗漢武以杖擊殿檻呼方朔叱叱朔朔來來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之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者兩木也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

外傳

射袖中橘

有以故曆裹柑者懷諸袖命善射者射之射者

曰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開視之果橘也

射盂中蜴

上置守宮盂下令東方朔別布卦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以爲蛇又有足是非守宮乎果蜥蜴也 方朔傳

射匣中鼠

袁客師天綱子也唐高祖置一鼠匣中令射之師曰鼠也入則一出則四發視之鼠果生三子矣

射金甌

玄宗將命相先書名置案上舉金甌覆之謂太子曰此宰相名也能知其誰乎射中賜巵酒肅宗曰是非崔琳盧從愿歟上曰然

占剝啄聲

康節夜聞扣門聲先一後五命子占之子曰先一乾數也後五巽數也乾金巽木金短木長其借鋤手先生曰夜借鋤無所施必借釜爲折薪用也問之果然

射十三物

管輅覆射十三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其十三物一一次第射之無不中者

探鬮中官

歲時記人日京師貴家造探官鬮於餡中置帋簽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以卜異時官品得失高下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六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七

氣化門

天化類

天雨粟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字學云書契作詐僞生去本就末天知人將餓故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

天雨穀

漢宣帝時江淮飢饉天雨穀三日 述異記

天雨實

梁大同中大雨殿前下雜色寶珠

天雨珠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 喜雨亭記 兜率天雨摩尼寶珠護世珠 美膳瑣言

天雨碧

碧石之青美者也從玉石白聲紀年惠成王七年天雨碧于鄭

天雨錢

黃尋大雨天飛錢至其家無數因致富 幽冥錄

天雨金

翁仲孺渭州人家貧一日天雨金十斛於其家富等王侯孝子傳

天雨酒

隋盧思道賀表云神漿可挹流珠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堦之下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千八里俱曰飲天酒五斗張華注云天酒甘露也

天雨花

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

着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 維摩詰經

天雨虹

漢上官桀謀廢昭帝迎立燕王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井水竭

天雨沙

拾遺記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起則如霧亦曰金霧亦有雨如塵沙之沙者災祥之不同也

天雨毛

毛者血之餘也天雨之如馬鬣亦兵象也人有得鳧毛長三丈張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博物志

天降龍

孔甲既即位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

天投霓

後五行志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千餘丈蔡邕曰所謂天投霓也

天隕石

左氏隕石于宋五星也秦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又廬山東有星墜水化爲石當彭蠡灣號落星灣

天雨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雹雨金

歷代紀石遵襲位忽震雷雨雹如斗金石皆銷
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飛鳥
皆死帝王世紀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前漢
文帝時雨雹如梅李景帝末初三年河西大雨
雹如桮棬大者或如斗殺畜類折樹木成帝時
雹亦如釜又如金武帝元封中雨雹如馬首晉
穆帝永和中雨雹如盂升有元雨雹其狀有小

兒環玦御象龜卵之形

雷收麥

介休縣人宿祠中夜聞扣門云介休王借霹靂車收麥其年果損麥

日暈虹

侯鯖錄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側視之則暈爲虹蜺詳天日類

虹貫日

荊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兵象也史

月暈角

後魏晁崇爲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云角蟲將死是歲天下牛羊麋鹿死者十七八

雷如彘

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多取而食之國史補

虹吸酒

韋臯鎭蜀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

雨工

唐柳毅過洞庭女子牧羊毅曰牧羊何所用神

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乃雷霆之類也視視之甚異 異聞實錄

雨水龜

紹興八年汴京雨水龜大小俱首足卦文

辛酸霧

後王禎明三年元日大霧四塞入人口鼻氣皆辛酸 陳書

虹化金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而拜告備于天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爲

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雪化銀

耿先生明道術保太中召入宮自稱北大先生以雪削如銀定投熾火中卽爲銀異人錄

星化類

星犯昴

唐丙申星犯昴韋見素曰昴者胡也星犯之不祥明年甲寅當應乎詳後彗化條

星聚井

後魏高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者誤按

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其尾二星何因背日崔浩曰考究之當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史

星聚奎

趙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自此天下文明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儀曾於周顯德中嘗謂楊微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于奎自此天下太平矣

星聚里

陳大丘詣荀朗陵無僕役使子元方將車季方

持杖長文尚少載着後車既至荀使叔慈應文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其夜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賢人聚

星犯座

嚴光與光武同宿光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太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

星入斗

熒惑入南斗梁帝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下殿禳之及聞魏主修出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史

星化僧

李淳風奏北斗當化爲人明日至西京飲酒使候之乃七僧共飲二石太宗召之僧曰此是李淳風小兒饒舌也忽不見國史纂異

星化女

姚生爲唐御史有一子二甥於條山結屋讀書一日有寶馬數百一夫人與三女至年皆十七八以配三子謂曰但百日不泄令君長生位極人臣三子皆昏頑爲憂夫人召孔宣父示以六籍周尚父示以兵法三子得以材兼文武家僮

以告姚召三子神氣秀麗占對閑雅問之苦不言嬲之具告一碩儒曰吾見織女婺女須女三星無光必此降福三子遣歸夫人復與三子別飲以湯昏頑如故

星化肉

漢主聰淫泆無度嘗建螽斯則百堂求生百子堂災燒殺其子二十一人血雨於東宮時有星隕平陽化爲肉徑二十八步羣臣諫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於朕何干

星化豕

有里嫗素敬一行其子以罪繫獄將刑求救於一行以數推之當有赦遣其徒以布囊於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以囊盛之獲七豕一行置大甕中密覆咒封以梵字太史奏北斗不見召師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星復見

酉陽雜俎

星化石

元史冬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

星化井

天文志司星奏曰三台星墜于蜀化爲三井遣使人驗之撞麗譙鐘聲爲度而汲之各使人候于井遂汲一而兩動

星化槐

春秋説題槐木者虚星之精也元命包曰樹槐而聽訟其下注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今訟所多列槐也

星墜營

諸葛亮之伐魏也進軍渭南病篤有大星赤而

若墜亮營中未幾亮卒司馬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

精化蒲

典樹堯時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陰為昌蒲神仙傳漢武帝至嵩高遇仙人長二丈耳下垂肩帝禮而問之曰吾九疑山人聞中岳石上有昌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帝曰彼非欲服食以喻朕耳

菁化人

宋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至大觀

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厘丈餘彷彿如電金眼行動硜硜有聲兵刃皆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二年乃息云

彗化胡

唐安祿山營州雜胡也姓康氏母爲巫禱于阿犖山神而生火光發穹帳百鳥皆鳴自是彗現

于天父死隨毋再適安氏改名安祿山張守珪爲節度使得之使討契丹敗執送京師帝愛其才而赦之後請爲貴妃兒出入宮掖醜聞于外遂反自稱大燕皇帝起兵一年目漸昏不能視物又病疽子慶緒遣李猪兒夜聽其腹腸血流數斗而死是夜彗星落

熒守心

宋景公者熒惑嘗以其時守心心時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

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徙二度

熒在瓠

後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忽失所在崔浩曰庚午辛未重陰也失熒惑庚與未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後熒惑果出東井明年姚興死三年國滅 史

火化烏

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䰢

槎犯斗

博物志云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往來不違時賫一糧而去奄至一所屋宇嚴邃宮中一織婦一丈夫飲牛驚問何由至此告其故因問何處曰君至蜀訪嚴君平則知之後訪君平曰此日客星犯牛斗今成都有支機石六帖

酒化雨

欒巴飲酒西南噀之曰臣本縣成都今失火故

噀酒爲雨以滅火𨾧書馳問云月日雨東北來皆酒氣又後郭憲向東北合酒三噀救齊國失火晉佛圖澄噀酒向幽州救火三事同並見史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七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八

氣化門

地化類

泉化醴

地出醴泉禮運王者政平醴泉湧出

泉化酒

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漢地理

泉化乳

南劒州天階山乳泉服之登山嶺如飛寰宇記

井化酒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洑有崔婆者賣茶爲活遇有僧道過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與茶無厭道人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杖拄地清水迸出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若他人汲之則常品水也崔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謝之云只恨無糟養猪道人怒其貪以杖拄泉則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石出髓

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見石裂得髓食之因携

少許與康巳成青石擊之琤琤再往視之斷山復合仙經云神仙五百年一開石髓出服之與天齊壽

石流血

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不速去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石點頭

僧生公講經於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

石有言

晉有石言晉侯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抑聞作事不時小民怨讟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左昭四年又晉劉曜時有石言於陝若言勿東也

石共語

庾信至北方惟愛温子昇韓山寺碑曰惟此片石堪共語餘皆驢鳴犬吠爾

石化虎

李廣夜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沒羽視之石也復射終不能入矣

石化玉

石化玉郎設義漿種石子成玉事詳見雜伯雅

石化羊

神仙傳黄初平年十五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其兄初起覓道士求弟既見問羊何在初平曰羊近山東初起曰不見初平叱之羊起皆白石耳

陸沉刹

大隋者成都古天彭之西嶺名刹昔神照大師演大宗乗燒蛇于此時有一白蛇纒錫不就爇師曰做這箇形骸猶不肯捨乃於七佛數後卓

錫爲井井上立廟名曰白龍君國朝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二日井水忽自湧出須臾大至樓殿震動僧方擊鼓號鍾以警有衆見其勢不可遏遂攀岩緣木奔騰四走及回視之前後樓殿周環廡宇悉皆陷沒惟溷厠在山側不與泯焉

地陷座

桓玄篡二年九月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十二月玄卽皇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牀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將

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悦辛亥玄遷帝於
壽陽

地產毛

元運之將終也地產白毛如銀線

地湧山

新豐有山從地湧出武后解易名曰慶山縣俞
文俊上書曰天氣不和寒暑併人氣不和贅疣
生地氣不和堆阜出

地降山

郊邑曠有牧地一夕風雨暴至黎明有山充仞

其處居氓往薪蕘焉忽見一仙姝謂曰我青女神也奉帝命血食此方歸語爾宰宜以山至之日祠我言訖而隱

岸爲洲

殷仲堪晉人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灘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水岸爲洲君將爲州矣果任荊州都督軍事 冥行錄

宋張興世初生門前水中忽起洲及爲方伯洲至十餘頃 史

海變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略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神仙傳

水漂山

史成紀山一夕大水漂流六十里居氓宅墓往焉又中山靖王傳曰衆㕮漂山㕮之爲言烝也溫潤之也

神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九十面山居惡而將移之山神懼告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

措朔東一措雍南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列湯問

靈擘山

王涯太華仙掌辨云昔河自積石出於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自此泄其掌跡猶存

鼇戴山

策疆使巨鼇十五舉首戴海東五山

鼇冠山

東海鼇冠蓬萊游滄溟垤蟻曰彼冠山何異我戴粒逍遥於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也符子

山爲池

史元統二年八月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人化類

男化女

宋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蓐毋不能收

易七人始免而逃

女化男

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在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化爲君之兆也趙宋徽宗時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可四十餘髭鬚長僅六七寸疎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

人化龍

張公諱路斯爲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張公釣於焦氏臺歸則體常濕而寒夫人問故曰我

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釣處寶殿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鄭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爲龍拔作碑云

神化龍

士有謁京師龍母廟者見塑像美姿容悅之意謂他日居官安得良匹若是出將乘馬忽見蛇蟠于鞍方駭之乃轡也後獲美除至中道宿旅邸見舍後簾箔內處女往來須臾主人出欵敘寒暄詢動履乃許以姻好遂諧伉儷之任所三載生二子有從婢擔水常棄後桶不食一日與

婢入室忽雷電大至化爲二龍而去鶴林玉露

女化龍

扶風馬孺子戲郊亭上有奇女墮地光曄少年駭且悅之女怒曰故居鈞天帝言吾心侈大被謫七日當復故處至期化爲白龍而去柳文

女化蠶

蜀有蠶女父被掠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妻之馬驚躍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非彼類乃殺馬曝皮於庭皮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桑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蜀人塑女爲祠

謂之馬頭娘以祈蠶圖經

女化蟬

董仲舒答問書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化爲蟬登樹而鳴故蟬名齊女

女化蛇

臨川民家生一女甚慧黠年十三死瘞于流臺白塔之側有大菌生于塚上蒂長尺許狀如蓮衆神之稱曰佛女有一士人過之言于衆曰下必有怪物衆掘之剖棺見巨蟒在衣衾上不復有女子其母云孕此女時寢夢間屢見巨蟒來

觸幃帳呼燈視之寂無所有今方知是怪物也

人化鶴

遼東華表柱忽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仙化鶴

蘇躭煉丹投井中令人飲水食橘葉功成仙去後有白鶴止郡城東北樓人以弓丸彈之不少動乃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仙君爾彈我何爲神仙傳

士化鶴

玄宗射中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日忽不懌謂其徒曰爲飛矢所中尋巳無恙然箭非人間所有吾掛於壁後年箭主至則付之及帝幸蜀偶至觀覩箭取而翫之乃曩歲射鶴御箭也深異之神仙記

人化虎

唐李徵以科業早登仕路自言嘗以私殺數人時無知者一日行抵襄陽旅舍忽暴病暮夜聞有人扣門呼其名熾熱陡作發爲狂疾走山谷

間不覺兩手拏地而步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
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岩下次日渴甚乃飲于
溪見形乃虎矣遇人畜則皆搏而啗之一日御
史李儼奉使嶺表路經其處驛吏曰此去八九
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多傷物山後路迂
然無患也儼曰吾銜王命而避虎耶乃鞭馭而
行至溪曲虎忽躍出復返草中而人語曰幾傷
故人儼曰君非李徵乎荅曰是矣儼乃下馬呼
與道疇昔塲屋之事里閈舊故之情虎慚異類
但匿草中荅之云云語意甚悉及將欲別虎曰

吾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不異述吾悽而攄吾憤也其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慢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獨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嘷儼命吏錄之拜別上馬而去百餘步上小山回視草中虎悲泣不忍聞儼亦大慟後使軺乃由他道而歸

妻化猿

孫恪妻袁氏女育二子後挈家過端州袁欲遊峽山寺云舊老門徒既至若熟其路持碧玉環

獻僧有野猿數十聯臂而下袁惻然題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擲筆爲猿而去老僧方悟昔養猿高力士以東帛易之以碧玉環隨猿頸而去

人化熊

左傳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人化石

初學記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征役遠赴

國難携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石因以爲名

仙化羊

曹操出近郊慈賣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醉飽操怪之使視諸壚悉皆亡酒脯操不平欲殺之慈却入壁中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後人逢之又逐之走入羊羣操告之曰不復相殺試君術爾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語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膝人立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

童化雉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曰此名爲媪云云媪復曰彼一童名爲陳寶得雌者霸舍媪逐童子童化爲雉飛入平林公大獵果得雉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文公爲立陳寶祠時流星集若雄雉

列異傳

母化黿

江夏黃氏之母浴化而爲黿入于深淵後時出見簪猶在首

後漢志

婦化驢

濟寧肥城縣張婆兒夫、早喪與子張驢兒同活日則守筐績麻夜則變作白驢食人麥苗被麥主捉獲鎖項拽磨極其鞭撻既放得歸呻吟而臥其子問之具以狀告後被人打死甚可怪也

人化豕

左傳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殺之云云

人化猿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

人化魚

劉之奇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時有遺生鯉二頭乃放之其後又夢來謝之曰當令君延算南史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三十八